

清時代三十朝演義



上海校經山房發行

清代二百年豔史

吳興費隻園編輯
杭州許月旦評點

第三十三回 訂散記才女訪綃山 證軼聞俠尼驚空道

上回說到拜鴛女史編著一部欠愁集，集中都記著綃山才女雙卿的事。這雙卿詞中有舊愁還欠這一句。所以在集上署這欠愁二字。拜鴛喜讀西清散記，綉餘無事，將散記次第甄錄，搓脂滴粉，不過留著閨閣中的鴻爪。那知竟附入香豔小品中，論到那西清散記原是金壇史梧岡的著作，梧岡風流鑄雅，喜在山寺讀書，綃山翠巘青巒，橫空無際。這些槎枒古木零落，斷苔都有奇崛蒼涼的風趣。山左一片瀑布流入清溪，六六文鱗石旁可數。山半便有一古刹，鑿崖作佛，結茅居僧，下下高高，又沿著石棧天梯造成平廊，一帶廊外，娟娟脩竹夾雜些紅紫山花，梧岡下榻廊中，領略這疏筍的雋味。山下有個小小村落，酒帘茶社左右參差，其餘盡是農家卉服，黃冠荷鋤來往。這些天真爛漫的婦女，春耕饑飯，秋收打稻，熙熙皞皞，並無一點的愁怨。到得冬間，自有那老學究來開冬學，什麼三字經、百家姓、日用雜字，都算是絕好課本。不道這私塾鄰家，有一個垂髫女子，名叫雙卿，不脂而紅，不粉而白，盈盈十五，不啻苧蘿之西施也。每聞村童讀書聲，喜躍若有所悟。村中人皆蠢蠢如鹿豕，誰復以文字相授者？雙

卿精於女紅。輒售貲以易詩詞等書。暇或閒臨小楷。娟秀端麗。與衛夫人簪花格相似。且能於一桂葉上寫心經。莫不詫爲工巧。梧岡平視之。雙卿不以爲侮。然其年十八矣。梧岡以秋試晉省。歸家度歲。次春復往寺中。知雙卿已適一周。姓農。目不識丁。且長雙卿十歲。梧岡持繡囊絲帨之屬。託言姻眷。投贈雙卿。雙卿什襲藏之。囑以後弗復爾。幸周姓亦居山麓。晚炊晨汲。亦時見雙卿蹤迹。而雙卿避嫌守禮。不復與梧岡交一語。段玉函頗豔其事。嘗至山寺來訪梧岡。與梧岡登山晚望。猶見雙卿執畚戶外。旋携竹籃種瓜瓠於橋西也。眉目清揚。意兼涼楚。爲之太息久之。次晨得一芍藥葉。粉書浣溪沙詞道。
暖雨無晴漏。幾絲牧童斜插嫩花枝。小田新麥上場時。汲水種瓜偏怒早。忍煙炊黍又嫌遲日。
長酸透軟腰支。

梧岡讀罷道。哀豔極矣。又得一玉簪葉。粉書望江南詞道。

春不見。尋過野橋西。染夢淡紅欺粉蝶。鎖愁濃綠騙黃鸝。幽恨莫重提。人不見。相見是還非。拜月有香空惹恨。惜衣無淚可沾衣。山遠夕陽低。

玉函讀罷。對梧岡道。是才女也。汝在紹山久。當有以記之。無使散佚也。梧岡道。雙卿可謂遇人不淑矣。其夫貌寢而行惡。讀時憲書。僅能辨月之大小。家境本困。舅姑更勞苦之。不相恤。而雙卿事之善。意雖

不樂而於夫前未嘗無愉色。饑倦憂憇。言笑猶晏晏然。嘗病瘡。春穀而喘。抱杵而立。夫疑其惰。推之仆曰。旁杵壓於腰。忍痛起復。春夫瞋目視之。笑謝曰。穀可抒矣。炊粥半而瘡作。火烈術溢。雙卿急沃之以水。姑大詬。掣其耳環。環脫耳裂。血流及肩。掩之而泣。夫以其溢也。禁不與午餐。雙卿乃含笑春穀於旁。鄰婦問之曰。飢乎。應曰否。鄰婦揶揄之曰。蝦蟆有氣耶。奚其飽也。雙卿於是抒曰。俯地而歎曰。天乎。願雙卿一身代天下。絕世佳人受無量苦。千秋萬歲後。無如我雙卿爲也。你想雙卿這種情形。愁也不愁。苦也不苦。玉函道。你與他近在咫足。爲什麼不去慰藉慰藉。梧岡道。雙卿發情止禮。不受嗟來。便是偶爾通詞。他郤面如寒鐵。卽有詩詞贈答。也不敢著一點怨姑憎夫的話。曾記他中表行中有嫁遠村書生者。歸傲雙卿。謂雙卿旣嫁農家。無福見書生面。雙卿驟然曰。書生抵得幾畝田。值得幾石穀哉。書生飢欲死。不如吾家溫飽耳。吾夫雖不慧。近識得幾擔西瓜大的字。朝出暮入。終身廝守。書生不得志。汝且操作。若農家婦。一旦通顯。勢必重山複水。捧檄而去。欲圖一面。難乎其難。即使相將同行。恐後房佳麗。將分汝寵也。茫茫宦海時。有風波生殺徒流。惟天子命農家。只須輸租納佃。何患持牒吏下鄉哉。爾試思之。書生善乎農家。善乎聞者。都說雙卿聰明。說雙卿坦白。我看還不是解嘲語嗎。我所以不敢惹他。但是他的死裏逃生苦中作樂。郤都親眼見的。他詩詞雖沒有稿本。東露一鱗。西露一爪。我郤搜集得。

第三十三回 訂散記才女訪紹山 證軼聞俠尼驚空道

四

不少。你叫我編成筆記。這郤匪異人任。慢慢將他著作理出來。將他事實寫出來。也算閨秀一門中別調呢。玉函點首稱是。梧岡在山寺裏。果然替雙卿纂輯起來。雙卿得著這個消息。纔拜謝梧岡道。雙卿今生已矣。相期來世。後來梧岡編成以後。還交雙卿親自審定。名叫西清散記。雙卿更託童子齡另錄副本。說死之日願以爲殉。雙卿是雍正末季的人。梧岡此記。纔是乾隆中葉出版。拜鴛女史訂了這本欠愁集。真覺生香活色。悱惻纏綿才子佳人。是有這段可望不可即的情狀。拜鴛在欠愁集後。還題著幾首詩道。

莫將薄命怨紅顏。說到紅顏淚欲潛。我亦身從愁裏度。欠愁豈止是紹山。本來生小不知愁。送我澆愁酒。一甌酒味不如詩味。厚欠愁祇許借詩酬。

拜鴛女史的欠愁集以次。便是方外什麼蓮香集。芍藥詩鈔。天目山房隨筆。也有二十餘種。這天目山房隨筆。郤是環師所編都記。俠客的遺聞。軼事。環師零遊南北。所遇所見。自然不少。那些俠容。多半是鋤強扶弱。行蹤飄忽。或居旅舍。或寄尼菴。總有一二驚愚駭俗的事。纔肯離此他去。其中有一段道。

清初定鼎。盜賊尙未盡滅。有解役賣銀鞘數千兩。逕解濟南。銀鞘係以檀木爲夾。每夾嵌寶銀二定。凡百兩上標官封。至爲堅重。薄暮行至空道。將投旅館宿。方入門。門外遇一客。著紅紗頭狀。獐

惡可怖。顧視久之。役頗有戒心。及入逆旅。主人觀其行囊重且滯。值此伏莽不靖。易惹人覬覦。辭不肯留。役哀願再回。主人乃言。西北有尼菴。相距祇里許。凡挾重賈者。咸投宿其中。即可保無虞。役乃懸主人導之往。入菴門。見有廨三間。東向。牀榻俱備。其北有觀音大士殿。殿側一小門。扃鑰甚嚴。剝啄久之。方有老嫗出應。問其意。役絮絮白所求。請託庇宇下。嫗云。但宿西廨無妨。既而嫗往閉山門。持朱條封鎖訖。入殿側小門去。役展行囊在西廨中。夜間相戒勿寢。然燈燭。手弓刀坐以待旦。至三鼓後。忽聞山門外狂飆驟發。門砉然遽開。旋聞屏門外呼聲甚厲。衆方駭愕。擬持械力禦之。而屏門亦闢。一人赫然入。諦視之。卽日間逆旅所見紅綃頭人也。徒手持一束香。擲地。衆聞其香。咸仆地上。昏然不省人事。比天曉。乃醒。則廨中空空。行囊盡失。相顧詫歎。謂失此何以報官命。不得已再叩小門。欲告以夜間被盜事。老嫗復出。問曰。汝等欲叩夜來事耶。衆曰。唯。嫗乃命稍候。入白女尼。俄而女尼偕嫗出。嫗挾一蒲團爲尼敷坐。役乃跪白覩縷。尼笑曰。此奴不識進退。竟敢來此作狡猾。罪無可逭。吾當命駕一行爲汝等了此事。顧嫗入。牽一黑衛出。取劍臂之。跨衛向南山逕去。其行如飛。候已不見。衆役方疑慮。以爲尼祇一人。不知何從覓得。賊巢又恐賊徒衆多。或虞不敵。正在互相推測之際。則見尼已翩然而入。一手挽人頭驅背上。負木夾數十。纍纍然。

殊無所苦。既入乃呼衆曰：「來視汝夾官封如故乎？」衆視之果係原物。後擲頭地上，令衆視之。曰：「此人無誤。否！」衆又取視之，則果昨夜之紅綃人也。尼言幸不辱命。諸君自此前往，當可無慮。衆役羅跪拜謝，酬以金不受。仍由殿側小門而入。於是衆役逐邇赴濟南，勾當公事畢，仍由故道歸。再往尼菴訪之，則菴在人亡，不知何往矣。詢之市人，方知尼本非本處人。三四年前，挾媼俱來寄居此菴。尼高髻盛裝，衣錦繡，行纏羅襪，年纔十九。面目姣好，里中惡少見其荏弱可欺。一老一少，當無他異。乘夜思往劫之。入門後，瞥見白光一線，由窗隙出，繞少年身一周，腰即中斷，擲出牆外。次日，途人見之，莫知所以。然惡黨由此絕迹，不敢再犯。自解役失銀，求尼緝歸後，遠近喧傳，無不知尼之爲劍俠者。來求之人絡繹不絕。一日，菴門未啟，而尼與媼已棄菴而去。今其菴尚存，住持者已非俠尼矣。

這一大段以後，還有零零碎碎的多段，那最爲有趣的幾段，是

無錫惠泉多尼菴。尼率翦髮不全，鬚一魚一磬，外無他器也。菴櫛比相，旁薰蕕蕭艾，不甚可辨。隨喜者須有導乃得入。亦看核，亦管絃，亦可止宿。效鵝鷺若村人野叟，森然闖入，惟見一佛婆，支門戶，二三老尼，喃喃作梵唄聲而已。不款茶不留坐，平時亦不妄緣，不禮懶，蓋其所入者別有在。

也。鏡華師從建業歸，愛惠泉水味。小住月波菴，菴左有槩者，嘗爲里少涎。以鏡華師豔誤叩其門，鏡華師駢五指削其肩，里少跪謝復畀以刀圭曰：知懺悔可教也。次晨打包去。濟南一帶多村店，暮宿晨征，雖同舍初不問姓名。有孝廉計偕入都，道出章邱，晚投店棲止。先有一女在年約三十許，雖錦衣弓鞭而首加氈笠，去笠則赫然尼也。尼就東榻坐，孝廉坐西榻觀其丰神楚楚，而結束爲急裝，腰間懸劍，一門外繫黑衛，一連呼進。餐似秦隴，問音孝廉試問何人。尼曰不知。何許人。又問將往何處。曰去處去。餐畢跨衛欲行，授孝廉小旗一曰：汝心頗正，不涉遐想，持此可沿途平安也。言畢垂策出店，翩然向東而駛。

八指尼不知何地人，幼受戒於玉燈師，走北京西山結茅，居爲某邸所窺，必欲刦寘之，充下陳。八指尼雖被逼，願以死誓。焚二指以見志，福晉憐之，仍放還西山，並助以金菴，成後題曰：坐脩八指尼。慮以顏色爲身累，乃斃面毀容，復謁玉燈師，習劍術，練雌雄二劍，隱於指爪間，能飛取人首於百里外，顧不輕用其徒，均得飛劍傳故。西山極荒僻，未有人敢犯其菴者。

這幾段都是俠尼的軼聞。那班雍乾間有餘不盡的俠客，比到俠尼自然還要多些。只是乾隆用不著那班俠客，那班俠客又不滿意和珅。趁著這個機會，湖北宜都枝江二縣便有什麼白蓮教徒，聳傑人。

第三十三回

訂散記才女訪綃山

證軼聞俠尼驚岔道

八

劉盛鳴起事。這本是癥疥小疾。特派湖北巡撫惠齡專辦勦匪事宜。誰知不到幾時。湖北全省俱陷。和珅並不據實奏報。只是虛張功績。欺騙上皇。到得嘉慶四年。這教匪早由湖北竄入陝西了。至西邊境。本有什麼土官。自立府縣。專轄諸苗。其武職亦有總兵參將游擊都司等官。以備督撫徵調。這時威勤侯勒保入秦征匪。自然照例檄調土司。那土司裏面有一個千總龍躍。因爲抱病甚劇。不能前往。那欽差的命令。又不敢抗違。未在躊躇。無計。忽有一人對龍躍道。不如讓我去罷。正是

果信子龍身是膽
不徒定遠肉能飛

欲知後事。且聽下文。

此回雖係追敘。卻是記事體裁。在全書中別創一格。

乙

寫雙卿之貌。寫雙卿之才。寫雙卿之遇。史梧岡是雙卿第一知亡。拜鴛是雙卿第二知亡。卽段玉函亦無非雙卿知己。問飢之鄰婦。嫁書生之中表。行更是知己中之知己。惟其憐之惜之。而後有此語也。雙卿曰。願一身代天下佳人受苦。此特可爲知己。告耳。姑與夫烏足解此。

環師筆記。直承十八回來。其八指尼事。亦與三十二回互有掩帶。蓋所以結俠尼之局也。俠尼事雖互見。新城筆記歸入環師。庶可聯絡。一氣長短疏密。各自成章。

由俠尼而俠客。由俠客而教匪。仍勒到嘉慶四年。此文家過渡法也。以後清室由盛而衰。有衰而亡。此是第二重關鍵。

第三十四回　么妹從戎良緣空結髮　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

上回說到龍躍奉到勒侯檄調。不能從征。忽有人情願應聲代往。龍躍檻頭一看。蠻轡帕首戎服佩刀。卻是女弟么妹。龍躍拱手道。吾妹肯行。愚兄無患了。不識隨從約要多少。么妹道。此番勒侯在秦駐守。分徵滇黔蜀桂諸省土司前往輔助。並非天朝無此兵力。實要察土司之順逆。別土司之強弱。阿哥勞難應命。所以妹子有這越俎的舉動。至於隨從人數。在精不在多。只須挑選三百人足矣。龍躍亦以為然。遂撥部下三百歸么妹統率。馳赴勒侯大營聽令。原來這土官龍躍便是總兵龍由雲的孫子。由雲係黔苗豪族。康熙時以力抗三桂。保障一隅。三桂亦奈何他不得。後來世璠族滅。清廷論功行賞。便特擢由雲爲總兵官。爲諸苗長四傳到了龍躍。已經降襲千總。然諸苗奉若頭目。從無違抗。此時么妹點齊苗部人馬。浩浩蕩蕩逕向勒營進發。勒侯接到龍躍復稟。說道暑濕病癆。已派女弟么妹起程。勒侯回顧幕客道。不意異族乃有此人。正在議論間。么妹已隨著中軍進帳。按著千總的儀注。唱名叩首。勒

第三十四回 么妹從戎良緣空結髮

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

一〇

侯道。你是龍么妹麼。么妹應聲道是勒侯道。各省土司的兵都紛在正南一帶。你可安營候遣。么妹出去安頓。勒侯又對幕客道。好吓。你看他雪膚花貌劍飾弓衣。恐怕燕趙美人還追縱不上呢。幕客中有一個舒鐵雲。却也贊美么妹得很。說什麼花木蘭。說什麼秦良玉。這舒鐵雲本是一榜舉人。勒侯向來欽佩的。不但運籌帷幄。倚如左右。便是賦詩飲酒與勒侯尤相契合。勒侯聽了鐵雲的話。笑道。你羨么妹嗎。將來奏凱歸來。我替你聘做結髮夫人。好嗎。鐵雲道。侯爺不要閒話。中軍要傳鼓升帳了。勒侯派了么妹專攻南龍。那南龍却是險要。一夫當關萬夫開。么妹獨當一面。雖則塞旗斬將。總不能奪隘而過。這日是八月十五。又係么妹二十生辰。軍中懸燈結綵。大吹大擂。牛酒饋送不絕於道。漢苗各將領都紛紛至營。稱賀么妹。卸去戎服。弓轔蠻袖。花帽錦衣。益發顯得從容姽婳。教匪料定今日么妹宴客。必然沒有準備。看看日光將落。又是一派鼓樂的聲響。遠應山谷。教匪偷偷的圍著么妹的營盤埋伏。只聽見歡呼暢飲連臂踏歌。約莫過了黃昏時候。月明如晝。涼風徐來。營裏扶出幾個吃醉的將領。咕嚕咕嚕說道。主將果被我輩灌醉了。教匪總道是真。嗚嗚一聲。觱栗燈球火把直闖。么妹中營果有一個婦女隱儿而臥。匪首持槍拗去。那知隨勢而倒。衣冠蟬蛻。原來是個草縛的人。匪首情知中計。忙欲尋路退出。背面龍軍早已殺來。匪首且戰且走。剛到南龍隘口。月光下現出一面坐纛。繡著一個龍字。

後面么妹橫戈立馬對著匪首喝道：「南龍在我掌握，你等何以不降？」匪首受著前後夾攻，部下又登時潰散，只得求么妹收錄。願爲鄉導，么妹捷報上仍寫著總兵龍躍的名字，勒侯據報入奏，龍躍升了都司，加了勇號。么妹更向點南進去，獻俘斬馘。么妹總增人一倍，至其駕馭部曲異常嚴整，燭照數計，洞知敵情，所以戰一陣贏一陣，打一仗勝一仗，全點殺匪，聽得么妹兵到，早已俯首就擒。勒侯移鎮撤兵，把龍躍保到總兵銜，參將厚犒。么妹叫他暫時留省，想成就鐵雲的一段良緣。不道鐵雲格於種族的識見，終究未諳秦音，只在點中雜詩裏摹寫一番，到是陳雲伯先生有一首長歌紀事道：

羅旗金翠翻空綠，髻雲小隊弓腰束。樂府重歌花木蘭，錦袍再見秦良玉。
甲帳香濃麗九華，玉顏龍女出龍家。白闌燕玉天機錦，紅壓蠻雲鬼國花。
小姑獨處春寒重，巫峽閒雲不成夢。喚到芳名祇自憐，前身應是桐花鳳。
一卷龍韜薦褥薰，登壇姽嫿自成軍。金銜臺榭森兵氣，玉砦關干起陣雲。
昔年叛將滇池起，金馬無聲碧雞死。水落昆池戰血斑，多少降旛盡南指。
銅鼓無聲夜渡河，獨從大帥挽天戈。百年宣慰家聲在，鐵券聲名定不磨。
起家得襄千夫長，阿兄意氣凌雲上。改土歸流近百年，傳家猶寶雲臺仗。
雪點秋花走玉驄，李波小妹更英雄。星馳蓬水魚婆箭，月抱羅洋鳳女弓。
白蓮花壓黔雲黑，九驛龍場堠烽逼。一紙飛書起段功，督師羽檄催軍急。
阿兄臥病未從征。

第三十四回 么妹從戎良緣空結髮 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 一二

阿妹從容代請纓立女兵符。親教戰擎龍小部毒嬌姪。紅玉春營三百騎。美人虹越鴉軍避戰血。
紅鍛蝶裙軍符花。豔鴛鴦字秋夜談。兵繡颯涼白頭老。將愧紅粧圍香共。指花臺市趨雪爭。看
雲鸞娘敵中。妖女金蠶蠱甲仗。彌空騰白羽。金虎宵傳羅曼刀。紅螺夜演天魔舞。八隊雲旗夜踏
空。擒渠爭向月明中。晉陽掃淨無傳箭。都讓蕭娘第一功。春山雲滿桃花路。鑄銅定有銘勳處。八
百明駝阿監歸三千銅弩。蘭珠去當年有客賦從戎。覩見猺仙玉帳中。珠髻翠颭天人樣。豔奪胭
脂一角紅軍書。更有簪花格蠻箋。小帽珍金碧。誰傍相思塞畔居。鈴名紅暈芙蓉石。功成歸去定。
何如跳月因緣夢。有無惆悵金鐘花落夜丹青。誰寫美人圖。

么妹歸到舊部。龍躍應該慰勞。這些近境苗族齊來慶賀。么妹見過天朝人物。看了苗疆舊俗。頗覺椎
魯不文。又爲著鐵雲姻事成空。意中尤爲快快。那班土司紛來作伐。龍躍問到么妹總說匈奴未滅奚
以家爲。此時關隴尙未肅清。滇蜀猶然蠢動。便是阿哥也須厲兵秣馬。這還不是安枕的時候呢。妹子
現好輔助阿哥幾年。若一遣嫁。便是他家人了。弄得身不由主。那裏顧得到阿哥呢。龍躍也以爲然。么
妹姻事。從此閑過一邊了。那些敎匪本來懼怕龍么妹的兵力。退出貴州。却不會全數撲滅。勒候屢奉
嚴旨。終究此作彼起。不能全數淨盡。嘉慶急如星火。調明亮謫恆瑞派那彥威用額勒登保川楚數千

里輸兵轉餉。糜費不貲。漸漸將陝匪徐天德掃除。不料又有冉天元擾亂陝境。額帥親自督勦。派了穆克登布領著右翼。穆軍輕視冉匪。在倉溪中了匪計。幾乎掙扎不脫。一直馳至老虎塹大山。穩踞巍立寨。又被冉匪步步逼迫。那營帳竟從山巔墜下。這些副參游守。斷頭折臂。全軍俱亂。冉匪乘勢掩殺過來。却有一員副將姓郭名麓。子身抵敵。冉匪先頗披靡。後來看得只有孤將。便一層圍。一層厚。一層包裹。捲來。郭副將見衆寡不敵。却想乘間突出。自辰至午。馬力已疲。竟將郭副將顛擱在地。匪軍正待擒拿。郭副將早經返槍自刺。郭副將的女兒淑儀。本是英雄巾幘。使著兩口柳葉刀。所向無敵。此時隨營効力。駐在十里以外。聽得老虎塹的警信。已經準備接應。他部下郤練著兩隊女兵。都是生龍活虎。不避矢石。知道淑儀欲赴前敵。大家爭請隨行。淑儀留著左隊守營。帶了右隊。一徑飈馳電掣。望著大山進發。看看行到半路。遇著敗兵數十。說道。主將被圍殉難。淑儀聽了這信。大吼一聲。催著坐騎。直奔而去。遠遠望見塵頭起處。料是大股教匪也。等不及追呼。後隊握了兩口刀。在匪隊前面攔住。郤好匪首割了郭副將的頭。要去獻功。撞著這員女將到也。並不在意。偏是這淑儀讓開。各兵只向匪首衝突。匪首從斜裏竄去。淑儀緊緊追趕。匪首走不上數里。早已汗流浹背。淑儀一鼓作氣。擊傷匪首左腕。將郭副將的首級劈手奪過。也不去管那匪首。撥轉馬頭就走。仍舊回到山麓。郭副將的屍首還躺在。

第三十四回

么妹從戎良緣空結髮

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 一四

在地下。淑儀抱住父屍大哭一場。纔將首級用線縫上。擡回營中。買棺盛殮。一面馳報額帥。額帥令淑儀暫轄舊部。將郭麓死事。淑儀敗匪的大概奏聞。嘉慶奉旨。郭麓照提督陣亡例賜卹。予謚果烈。賞雲騎尉世職。卽令淑儀承襲。並諭以都司交額登勒保差遣。淑儀本是將門之子。得此恩遇。自然感激涕零。遂叫全營都穿白甲白盔。仿著明朝沈雲英的故事。衝鋒陷陣。不落人後。大眾便稱淑儀爲賽雲英。淑儀自從得了這個雅號。益發勇氣百倍。跟了勒帥出陝西。援甘肅。下湖北。定四川。冉天元墮崖了。王廷詔獻馘了。劉之協遭俘了。嘉慶又製了一篇邪教說。聲明但治從逆不治從教的宗旨。到得嘉慶六年。敎匪一律平靖。嘉慶封額勒登保爲一等威勇侯。以下侯伯子男有差。淑儀也晉階總兵。帶了父柩回籍安葬。曾見有一篇賽雲英傳道。

賽雲英姓郭。名淑儀。湖南湘鄉人。父麓。以武科起家。初聞鄂匪熾。始投袂入行伍。叙階得把總。由鄂而秦。屢冒險阻擊匪。歷保至二品旋。以副將候補。娶祁氏生女。一曰淑儀。淑儀幼好弄。且膂力過男子。雖顏色嬌豔。而挽勁弓。駛飛馬。觀者咸辟易。會祁氏歿。淑儀無所倚。疾走千里。投父營。父曰。婦人在軍中。兵氣恐不揚。無使我取戾也。淑儀曰。然則兒願爲花木蘭。乃易男子裝。遇敵輒先父出。經畧額侯知其事。召麓問之。曰。聞若女隨營信乎。麓曰。信已易裝矣。額侯曰。撲朔迷離。非

計也。女何害。速返服我署其名於軍籍。從此淑儀自練女兵成一隊矣。適冉匪勢驟張。禦者輒轉投絕地。籠以孤軍犯巨敵。被圍十數重。馬蹟遂自裁。淑儀恐父有失。急率隊爲後應。未至地而凶耗至矣。淑儀銳迎敵見匪目挾父首行乘間攫之。匪目遁追里許。始擲刃傷匪目臂。搘父首與尸綴之渴葬於營左。事聞天子賜卹予謚。淑儀亦襲蔭得千總人輒呼爲賽雲英。淑儀笑受之。由是從征者凡三載。乃奏凱歸晉二品矣。葬父母於湘鄉北郭外。上書巡撫納還官誥。歸江蘇狼山鎮總兵郎玉封夫人。每見其由署中鼓吹出。則雕鞍戎服。英氣不減在軍時也。生二子曰俊曰佶。夫

人先郎玉卒歸葬父母墓側。

賽雲英自回藉以後。將父柩安頓在湘鄉北山。又迎母柩前來合窆。佳城葱鬱。夾道松楸。墓碣上刻著誥。封建威將軍。予謚果烈顯考凌雲府君。誥封一品夫人。顯妣祁太夫人合葬之墓。淑儀將葬事摒擋完備。歸來將歷年保案獎札等件檢齊。寫了一封稟帖。大致說從前因父仇未報。國事未寧。是以權宜拜職。如今解甲歸里。何可濫廁搢紳。且女子從人禮所不廢。現已與江蘇狼山鎮總兵郎玉訂婚。將來應從夫封。是以將保案獎札納還。懇請轉奏。准銷至雲騎尉應襲世職。查有從弟郭咸已爲父嗣。應否。唯。襲。乞。併。奏。聞。等語。果然郭咸襲了世職。收入湖南撫標。那北山郭氏墓旁。有一巍峨高冢。便是淑儀。

第三十四回

幺妹從戎良緣空結髮

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

一六

的葬所嘉慶仗著額勒登保這班人削平了白蓮教匪。那些東奸西盜的伏莽。同一切游兵冗勇亦都次第就範。總算恢復了昇平兩個字。嘉慶又急急的澄清吏治。平反冤獄。這年正在辦理秋審。忽然刑部尙書聯衡上了一本。要叫順天京兆縣解案提訊。卻不知爲著何事。正是：

棠溥雨甘官聽訟 草飛霜肅表陳情

欲知後事且聽下文。

龍幺妹以智勝賽雲英。以勇勝幺妹能代兄行悌也。雲英能歸父屍孝也。惟幺妹讓功於兄。雲英自襲世職。微有不同耳。然雲英辭官以後。依舊讓封於弟。與幺妹仍不同而同。

幺妹一詩極綺麗。極沈痛。雲英一傳極爽。仇極曲折。教匪之役。勞師九載。費帑二萬萬兩。居然造成兩個女子。可云無獨有偶。

有幺妹之不能嫁鐵雲。便有雲英之能嫁郎玉。所謂各有因緣。莫羨人也。讀幺妹對龍躍幾句話。是要擇人而事。讀雲英上撫院一封書。是已得人而事。遙遙相對。話畫出女兒家心事。英雄兒女。融合一片。

從幺妹結束貴州教匪。從雲英結束川楚各省教匪。幺妹是小結束。雲英是大結束。便將教匪大。